



寇俊杰

建军节就要到了,虽然我没当过兵,但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件事,却让我对人民子弟兵崇敬一生……

1982年,我刚九岁,那年暑假,家乡一连下了五天大雨,村里到处都是积水,河水也像沸腾的面汤似的直线上涨。我们村离河堤不过二里,父亲和村里的青壮年在河堤上日夜守护,唯恐河堤决口。可不幸的事还是在一天夜里发生了。

那天晚上,我正在熟睡,母亲突然把我摇醒,慌张地说:“快起来!堤决口了!”我睁开睡意惺忪的眼,听到街上有人在喊:“快跑啊!河堤决口了!”我赶紧翻身下床,跟着母亲跌跌撞撞往外跑。到了街上,洪水已有膝盖深了,而且流得很急。雨还在下着,人们都往村北方向逃去——村北五里是山坡,那里无疑是最好的避难

刘禹

志宏参加工作15年来,始终坚持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,在大型国企的机关里,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老黄牛似的人士。比如,志宏每天早上总是比办公室别的同事早到10多分钟,整理自己的办公区域后便是擦地、烧水、开窗通风等等,这些事做得差不多了,别人也就陆陆续续走进门来。即使这些年部门来过两位新人,志宏也不随意指使人干这干那,用他的话说就是:在家里我是长子,干活儿习惯了,要是工作不早来会儿倒是感觉浑身不自在。自然,志宏在业务上最突出的要算是执行力强,领导交办的任务,总

非常经历

用心工作啥也不怕

能提前一点时间完成,从来没有“难产”或忘记办理的事情发生。即使如此,志宏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多就是个“好人”罢了。理由很简单:要是他真的行,到现在怎么还是个科员呢?也有人说得更坦率:志宏这个人总是坐着,不善“运动”。

这家国企受行业大环境影响,近几年效益连续下滑,亏损越来越严重。市里想方设法挽救它,最终推出的方案是协议重组,经过艰难的谈判后,使“濒临死亡”的它快刀斩乱麻般“凤凰涅槃”:为提高工作效率,第一件将要做的事情就是合岗定编,接下来便是所谓的裁员。于是,很多习惯了混日子的人自觉情况不妙,表现得惶惶不可终日。而志宏还是一成不变地每天按部就班做着自

心扉一瓣

比黄金贵的是心态

赵自力

又到高考时,家长和老师嘱咐考生最多的不再是熬夜苦读,而是不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因为此时,好的心态比黄金还要宝贵。

我是1996年参加高考的,我们班上一位把全校第一名占据了三年的同学,却在高考中失利了,上了一所普通大学。事后,他说当时压力太大,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高考非考第一不可。他在紧张、焦虑中参加了高考,结果可想而知。究其原因,不是实力不强,而是心态不够好。相反,并不被老师看好的我,把高考当作平时的月考,以平常心参加,却在高

余平

又到了莘莘学子们等待高校录取通知书的日子,我有一张珍藏了三四十年的高校录取通知书,它是油印的,表面已经泛黄,它承载了我的青春记忆,也蕴含着浓浓的父爱。

1986年的夏天,我收到了广州一所高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。那时父亲刚失去国企的“铁饭碗”,正在街边摆摊卖瓜。父亲拿过我的录取通知书,如获至宝,看了一遍又一遍,然后揣进了怀里。那年夏天,父亲被晒黑了许多,为了能多赚钱,他早出晚归忙忙碌碌,但父亲整天乐呵呵的,我成了父亲的骄傲。

临近开学,父亲执意要送我,我提醒父亲带好录取通知书,父亲嘿嘿一笑,说:“宝贝我带着哩!”在车上,父亲不停地唠叨着,让我不要为钱担心,他会努力去挣。我不耐烦地说:“一车人都在听,您就少说几句吧。”父亲知趣地打住了,他从旅行包里拿

生活纪实

到插军旗的地方去

场所。

我和母亲顺着人群,趟着水往前走。这时,村长走过来,迎着我们说:“大家听着,如果走散了,就到北坡插军旗的地方集中,千万别乱跑了。大家也别害怕,解放军已经到河堤上了!”虽然雨声很大,但村长的话我还是听得很清楚。母亲一再强调:“孩子,听到没有?我们一定要找到插军旗的地方!”“军旗什么样?”“就是一面红旗,上面有一颗黄色的五角星和‘八一’两个字,你要记住了,找到这面旗,我们就有救了!”我点点头,拉紧了母亲的手。

四周到处是水,人们只能借着路两旁的树木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。母亲怕我摔倒,把我抱起来,走得更艰难了。

天渐渐亮了,雨也停了,我们终于走到了北坡。小孩子眼尖,我老远就看到插在半坡上的一面军旗迎风飘扬,左上角的五角星和“八一”两个字更是灿烂夺目。

军旗下面已聚集了好多人。看到军旗,母亲长出一口气,指着军旗激动地说:“孩子,快看那军旗——解放军来了,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。”这时,已有解放军过来接应,有一个解放军叔叔抱起我,把我和母亲领到了军旗下面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奔波,我又冷又饿,浑身发抖,那个解放军脱了军衣披在我身上,还说:“小朋友,勇敢些!一会儿有人给你们送吃的。”然后,他又转过身,指着军旗对大家说:“乡亲们,这是我们解放军的军旗,大家千万别离开它,部队一会儿就派人给乡亲们送吃的。”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真的有解放军的大卡车送来了热腾腾的饭菜。吃完饭,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冷了,这时也传来了决口已被解放军完全堵住的消息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军旗,而且离得还那么近,看着久未露面的太阳,我感到军旗真红,上面的五角星和“八一”两个字所焕发出的力量真神奇!

难舍亲情

难忘的“天价”锅盔

钱春华

我在荆楚大地长大,少时最爱吃的食物就是锅盔。那时,能吃到锅盔,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我们那儿的锅盔,是长椭圆形的,在炕炉里烤出来,外焦里香,可盐可甜。在八十年代初期,锅盔是一角五分钱一个,当时,一斤盐只要五分钱,一斤米要四角多钱。

所以,虽然爱吃,却是吃不起。越是吃不起,就越觉得它好吃。偏偏在那个长身体的日月,肚子又被熬饿似的,总是饿得咕咕叫。

手里没有钱,办法总比困难多。锅盔在我的少儿时期,是最美味的食物,既然吃不到,就吃烤红薯,烤土豆,把日子对付过去。

转眼,我上了初一,到了离家五里路远的学校。当时是住校,每周带一次米,带一次咸菜,手里有了用钱的自主权。到了傍晚的吃饭时间,不想吃学校的饭菜,就约上同学去学校后面的美食街吃,小餐馆是吃不起的,就直奔烤锅盔的炉子。那个卖锅盔的老板娘,善于观眼八方,她发现很多同学围观后并不买,经过“市场调

查”,得知同学们是手里钱不够。于是,她微笑着说:“你们可以带家里的米来换,半斤米换一个锅盔。”旁边卖肉包子的婶子趁机“打劫”:“六两米换一个肉包,里面全是肉哟。”这是一个好主意,同学们听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!

当时已经分田到户,农村人家里的米,一次都会存放一百来斤。走读的同学,可以悄悄带上半斤一斤的米,装到书包里,拿到美食街,就过上了半斤米换一个锅盔的土豪生活。有那用六两米换一个肉包子的同学,在我们眼里,就成了“败

考中发挥了最好的水平,如愿考上了一所心中理想的大学。

我的一个同事去年考驾照,在驾校平时的训练中,总能顺利过关,可是一到考场他就紧张不安、心跳加速,生怕过不了关,结果车子一启动,他不是方向打反就是挂错了挡,光是科目二就“挂”了三次。后来,他调整心态,彻底地放开,不再顾忌太多,像平时训练一样去参加场地考试,今年如愿拿到驾照。

身边还有不少朋友,易患得患失。工作的时候操心家里的事,回到家里又担心工作上的事,貌似总有操不完的心,结果把人累得憔悴不已。有些心态好的朋友,效果自然不一样。他们白天拼命工作,晚上尽情享受生活,真正实现“像蜜蜂一样工作,像蝴蝶一样生活”。

有句话说,高手过招拼的是境界,这个境界其实就是心态。毕淑敏说过,一个健全的心态,比一百种智慧都更有力量。

随着一个人的成长,心智日臻成熟,就不会盲目跟风;将经验智慧渐渐沉淀成好的心态,宠辱不惊,沉着冷静,就不会出现恐血症、路怒症、拖延症等各类症状。人生就是一个赛场,无论学习、工作还是生活,好的心态确实比黄金还贵。

了下来。他的这个举动让在场的老师面面相觑,我也惊讶地看着父亲,父亲的脸通红,他支支吾吾地解释说:“老家人出远门,把金贵的东西都藏在鞋底,这样能防盗,我的脚能感觉到它的存在,心里踏实。”我感觉周围的人在嘲笑父亲的迂腐和土气,办完手续后我便匆匆拉着父亲出了办公室。

父亲把行李帮我安置妥当,为我买了生活必需品。父亲要回去时又是千叮万嘱,我对父亲说:“您赶紧回家吧!我又不是小孩子。”父亲憨憨地笑了。这时,我发现父亲鬓角已经生出不少白发来,我心目中永远不会老的父亲老了!父亲转身离去,我呆呆地望着父亲。他转过身,小心翼翼地问我:“听说学校食堂有免费的稀饭喝,带我去喝一碗好吗?”我这才想起,父亲从登上列车的那一刻起,还没吃过一口饭!我深深地忏悔着:自己太自私了!

我沐浴在温暖的父爱中,却对父亲不存感恩心,我的眼眶湿了……

李晓琦

我对素描一直很感兴趣,最近加入了一个爱好素描的微信群,每晚大家都会在群里贴出自己的素描画作,大家相互点评,气氛很热烈。欣赏了几幅画作之后,我不由地赞叹不已。然而,接下来的一幅作品却让人大跌眼镜,称它为作品简直是一种抬举,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幅画。且不说构图和布局,单就是墨线就糟糕不已,用墨的浓淡、明暗更是不讲一点章法,完全没有一点章法,甚至不及幼儿的涂鸦。

“这画的是啥呀,还不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。”我忍不住打下了一行字,刚发出去,就收到好友罗飞的一条私信:快撤回!虽然不知道罗飞为何要让我撤回,但看他严肃的口吻,我还是迅速点了撤回。不等我追问原因,罗飞主动告诉我,刚才在群里贴画的那个朋友刚开始学国画,而且更重要的是,他前段时间因为一场意外,失去了双臂,而那幅画是他用嘴巴咬着毛笔画出来的。

罗飞的话让我愣住了,在惭愧的同时我也生出了一丝庆幸,幸好微信有这个“撤回”键,能让我收回冒犯之言。而那个朋友显然没有看到,此刻正兴致勃勃地和群里的人探讨,听取大家的建议和指导。否则,我贬损的不仅是一幅画,更是一颗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积极向上的心呀!

而在生活里,很多时候,我们脱口而出的话语也会成为一把伤害他人的利剑。这些话里除了讽刺、嘲笑和羞辱外,更可能包含着片面、误解,甚至错怪。然而,我们的嘴巴却没有“撤回”键,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话语化成一把把利剑,刺伤他人,有时也会伤害我们自己。

所以,如果可以,请给我们的嘴巴安装一个“撤回”键,这个撤回应该设在出口之前。在想要发表意见时,先在大脑里好好思考一番;在思考过后,认真地组织一下措辞;在准备脱口而出时,等上几秒。如此三思之后,我们便能把大部分不合适的言论“撤回”,重新组织一番恰当的话语,或者干脆保持沉默。

给嘴巴安装一个“撤回”键,其实是给我们一次重新表达的机会,更是一种提高自身魅力的机会。于是,在大家鼓励过后,我又认真地打下了一行字:看得出来,你很努力,我相信你会越画越好的,加油!

给嘴巴装一个『撤回』键

生活感悟

家子”。

我家的情况和同学们都不一样,他们是地道的农家孩子,家里米多,过个三两天带半斤米出门,就像池塘少了一滴水,家长看不出来。我家是半边户,父亲是铁路工人,长年在外,母亲一人管家,她力气小,每次打米,只能存放二三十斤米放到家里。我每周带米去学校,是她称好的,交到学校换成饭票,那个给我称米的人是她朋友,我就不敢私自截留一两斤,怕她俩某天聊起来穿帮。我只有中午骑车回家,悄悄拿点米去换锅盔解馋。这样做了三次,母亲就发现家里的米少了。我找着借口说,您给我的生活费不够用,学校后面的美食街,允许拿来换锅盔和包子吃。母亲责怪我,但压下了火气,她尽量温和地说:“我和你爸养你们三个,是吃力了点,但你说的半斤米才换一个锅盔,太贵了,完全是天价!我一斤面可以做出六个饼,和锅盔的味道差不多,你带到学校吃。”

母亲做出的馅饼,外脆里香,还很大方地加肉末,和锅盔有异曲同工之妙,同时,她还把肉末炒到豆瓣酱里,叫我带到学校配饭或烙饼吃。我把馅饼分给同学们吃,不仅不丢份,还被赞真好吃,纷纷叫各自的母亲做起来,自发停止了悄悄带来换锅盔的地下生活。大家都知道,每一粒米都凝结了父母的艰辛汗水。

母亲做的馅饼,伴我和弟弟妹妹度过了所有的求学时光,度过了那段长达十年的拮据日子。我也从中明白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,勤俭持家的道理。

生活纪事

电风扇的故事

刘兵

那些年,我记得奶奶度夏的“标配”:一把轻盈的鹅毛扇,一个圆溜溜的袖珍小茶壶,黑色仿绸大褂,颠着小脚在家里忙进忙出。

每次母亲下班,就会关切地问:“婆婆,热吗?”奶奶不停地晃悠着鹅毛扇,揩着额头上渗出的细汗,摇摇头,笑道:“我一个老婆子,在家里尽做些小事。不比你们在外面冒着酷暑挣钱养家。我热个啥子嘛!”

奶奶大半辈子没见过电风扇。她觉得百姓家人摇扇子,吃清淡的菜,喝绿豆汤,躺在竹床上纳凉,一家老小能在一起谈天说地,这样度夏就很满足了。

后来,奶奶跟左右邻居聊天,这才听说现在出了一个消暑“神器”——电风扇。那玩意“吃电费”。摁一下,就自动来风,吹得周围凉飕飕的。在小县城里,只有少数家境好的有钱人才有。奶奶始终想不明白,电扇出风的道理。那东西安不安全?那东西耗电厉害,是盛夏花钱享受吧?

有一天,奶奶从隔壁二奶奶家闲坐回来,她夸张地说起了人家堂屋里的落地扇。一个沉重的大铁盘托在地上,上面的叶片吹起来稳稳当当。二奶奶还给几位老人演示,摁这个钮,可以摇头;摁那个钮,可以定时;还有这几个钮可以调风力的大小。还说二奶奶语气里满是骄傲,说孙子在广东那边做生意,发了点小财,特地买了这个宝贝疙瘩捎回家,孝敬老人。

看着奶奶眼里的羡慕,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,父亲心里一动,若有所思。趁着到省城出差的机会,父亲花了一个月的工资,找供销社熟人,买了一台当时最流行的落地扇和一把吊扇。吊扇就安在客厅里,落地扇放在奶奶床边,说是给她老人家专用。尽管奶奶心疼钱,但奶奶

